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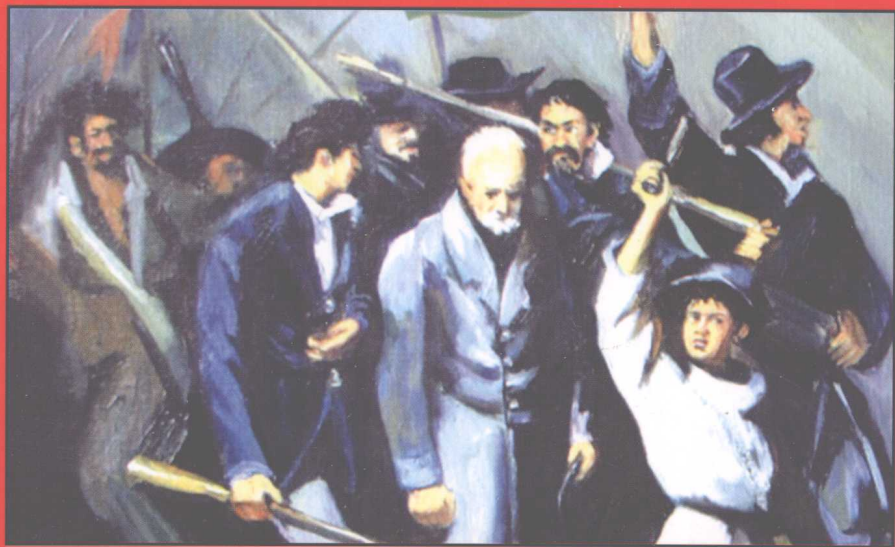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维克多·雨果 著 李继勇 编译

悲惨世界

BEICANSHIJI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推荐书目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选读

WINGZHU BAOKE

WINGZHU BAOKE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

【法】维克多·雨果著 傅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悲惨世界

BEICANSHIJI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世界/[法] 维克多·雨果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

I. 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429 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I · 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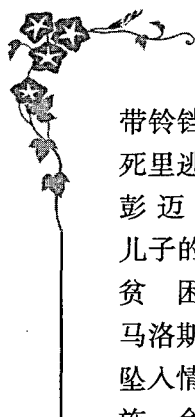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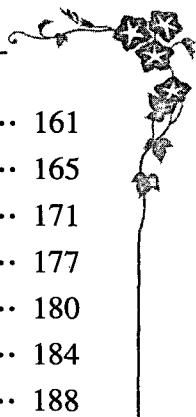
正直的人	1
奇怪的外地人	3
永远敞开的门	7
恩将仇报	11
教 诲	13
悔 悟	15
芳 汀	18
托 养	19
珂赛特的遭遇	22
谜一样的马德兰	24
服 丧	27
沙 威	28
揭 发	31
解 救	35
脑海中的风暴	42
我是冉阿让	45
芳汀之死	50
逃 亡	53
取 水	55
布 娃 娃	60
弄巧成拙	68
相依为命	73
突 围	75



悲惨世界

BEICAN SHIJI

带铃铛的人	80
死里逃生	83
彭迈西	87
儿子的眼泪	88
贫 困	93
马洛斯的朋友	95
坠入情网	96
施 舍	102
偷 视	105
陋室里的阳光	107
陷 阱	109
你愁我更愁	117
阴 影	122
求 助	124
参 战	127
冉阿让	131
施 救	133
奇 遇	136
沙威之死	140
祖 孙 俩	142
婚 礼	145
马洛斯的心病	147
可怜的老人	150
真相大白	152
黑夜后面有光明	157



“诺曼底”号遇难记	161
屠杀不朽的人	165
夏尔爵士和电报	171
怪 梦	177
西班牙的婚礼	180
信息处理	184
可笑的悲剧	188
两所客栈	192
知事下乡	196
谢弗兰与普鲁士国王	200
天堂的来客	202
上帝与狗	204
窃 贼	206
狗 约	209
地 窖	212
勃鲁阿戴总统	215



正直的人

公元 1815 年，在欧洲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法国军队终于在滑铁卢被彻底地打败。法国的革命政权一夜间轰然倒下，一代天骄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一个孤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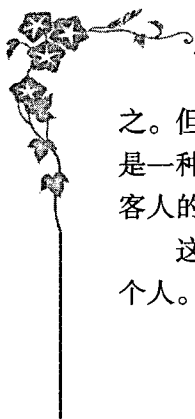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法国，这场政治风暴还没有吹到像迪涅这样的小镇上。小镇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他大约有七十五岁，名字叫做米里哀。米里哀主教早年丧妻，没有孩子，惟独有他年老的妹妹巴迪斯丁和女佣人马格洛老太太和他住在一起。

米里哀主教刚来迪涅的时候，就叫镇上的人体会到了他的心地善良。原来，一上任，米里哀主教就访问了主教公馆旁的一家贫民医院。这是一家规模特别小的医院，只有五六个小病房，但却收留了二十位病人，显得特别的拥挤。米里哀主教看在眼里，却急在心里，他看了看自己这座高大的主教公寓，就去对院长说：“这座医院实在太拥挤了，空气不是特别的好，这一定不利于病人的健康。这样吧，你们都搬到我的公馆里面去住吧，那儿可容得下六十多人。而我家才住三个人，就让我们住医院吧！”

于是，第二天那些可怜的病人就特别幸运地搬进了主教公馆里。当然，主教现在住着的房子就是原来那座简陋的医院。但主教倒也过得怡然快活，因为他们一家时常打扫，小小的房子倒因此显得很干净，更重要的是，米里哀主教觉得：

“这样的享受，可不是从穷人身上来榨取的。”

主教时常救济穷人，因此他家徒四壁。惟一说得上值钱的东西，就只有放在他床头小壁橱里的六个银盘子和摆在睡房炉子上的大银烛台。主教喜欢帮助别人，对自己的生活倒漠然处



悲惨世界

之。但每当用他的银碟子来吃饭的时候，他也由衷地感觉到那是一种享受。至于银烛台，那是他大姑妈的遗物，只有晚上来客人的时候，才会将它摆在桌上，平时是不会用的。

这就是米里哀主教，他怀着主一样的慈悲心肠对待着每一个人。

BEICAN & FILIE



奇怪的外地人

十月初的一个黄昏，天气特别的寒冷，迪涅镇向往常一样显得十分的平静，街上行人很少。这样的时候来个行人就特别地引人注目了，更何况是破落成这样的人：

远远地就见到他拄着一枝粗大的树枝——如果这也算拐杖的话，那么没几个人能拄得动它。他穿着褴褛的蓝裤子，膝盖上明显地破了一个大洞，脚上拖着一双笨重的大鞋。走近一看，可知他个子不是很高，却是虎背熊腰。从那张爬着皱纹、满是污垢的脸上，可看出他大概的年龄，差不多有四十七八岁。他戴着顶破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还袒露着肮脏的胸膛。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行李的话，他背着的污秽的布袋算是惟一的行李吧。

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外地人，迪涅镇的人不由得担心了起来。

这个可怜的外地人累坏了，他在树下停住，像刚从火海中捞起似的，不顾一切地喝了几口水。刚走不远，他又停下来喝水。人们老无的躲着他，只有孩子们才好奇地紧跟着。

这外地人在小镇上转了半天，进了镇公所，但没多久又出来了，立刻找了一家很好的旅店，径直走了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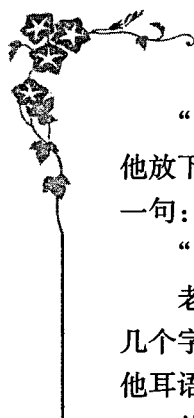
店里正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炉火熊熊地燃烧着，老板正忙着烤肉，他听到了旅客的脚步声；头也不回地说：

“要住宿吗？”

“是的，先给弄点吃的吧！”

老板答应了一声，一回头看到外地人那副破落相，不由得警惕了起来：

“你有钱来付账吧？！”



“哦，我这有。”外地人忙从口袋里掏出大皮包，又收好了。他放下了布袋，在靠着火炉边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又催了一句：

“快点给我弄点吃的！”

老板一面回答，一面暗地里偷偷地撕那张旧报纸，写上了几个字，趁外地人烤火的时候将纸条给了一个帮佣的小孩，朝他耳语了几句。于是，小男孩就机灵地朝外面跑了出去。

他呆呆地坐着那里，注视着炉火，这一切外地人都没发觉到，大概正憧憬着一顿丰盛的晚餐吧。小男孩带着纸条回来了。老板仔细地读了几遍，终于握了握拳头，像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似的朝旅客走过去，又对外地人说了几句话。

“什么！”外地人听完后，着急得站了起来，“你是怕我付不起钱吗？”

“不是的！不是的！”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叫我在这里住呢！”外地人追问着。

“真不好意思，我忘了，实际上我们客已经满了，没有给你住的房间了。”老板赶忙解释着说。

“那没有关系，我住在马棚里面也可以。”

“这可不好，马棚有许多的马啊！”

“那就住包房吧。”外地人进一步要求道：“先别说这个，先来点吃的吧！”

“不行！”老板涨红了脸，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没什么东西可供给你吃的了。”

眼看着一顿美餐成了泡影，可外地人仍不死心，他忽然看见了灶上的烤肉，像捞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烤肉呢！”

“那是马夫们预定的，钱也付了。”老板有点不耐烦了，他凑近外地人的耳朵，一字一顿地说：“你还是快滚出去吧！”

外地人愣住了，刚要发作，老板却抢先说道：“算了吧，我叫人去镇公所问过了，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你叫冉阿让，对不



对?”

外地人一听这话，像猛地遭了顿毒打，在一阵喋喋不休的讨论中和轻蔑的眼光中垂头丧气向旅店走出去了。

他依旧又饥又累，没有办法只好往另一家旅店走去。可是小小的迪涅镇消息传得很快，外地人又被无情地赶了出去。

拖着疲惫的身体，外地人不知不觉地到了监狱门口，外地人朝一个看守鞠了个躬，小心翼翼地问道：

“看守先生，可不可以让我在这里先住个晚上呢？”

看守恶狠狠地拒绝了他。孩子们见到他就冲他扔石头，他挥了挥手中的拐杖，孩子们像鸟儿一样散开了。

这个可怜的人今天已经走了五十公里的路了，可是连一滴水也没有喝到。他开始步履蹒跚了。阿尔卑斯山猛烈的冷风吹得他抬不起头来。

眼前模糊地出现了个院落，边上好像还搭着个又矮又小的柴草屋。外地人像是见到了一丝希望，用尽身上最后的一点力量爬进了小草屋。还好，里面还铺着稻草。他重重地躺了下去，叹了长长的一口气。

突然，从门外传来一阵狗叫声，接着一只大狼狗从门外把头探了进来。天！这原来是一个狗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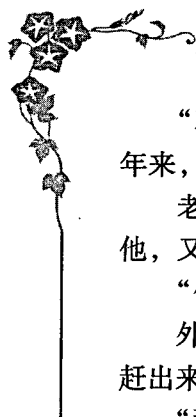
外地人挣扎地爬出了狗窝，他沮丧极了：“难道我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人吗？”到了教堂前的广场上，望着尖尖的十字架，他狠狠地朝天空打了一拳。这一拳似乎用尽了他的全身的力气，他随身躺到了旁边一条冰冷的石椅上。

恰好在这时，教堂的门开了，走出来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在黑暗中，她诧异地看到了躺在石椅上的那个外地人。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呢？”

“我又累又饿，没有一点力气再走下去了。”外地人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在这里你也能睡得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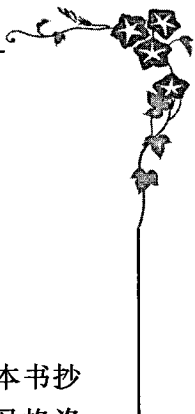
“不瞒您说，老太太，”外地人有点自暴自弃地答道：“十九年来，我一直睡硬床，跟石椅子也没有什么区别吗？”

老妇人看见外地人实在是太可怜，把口袋里的零钱都给了他，又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投宿呢？”

外地人苦笑了一声，看了迷茫的天空说：“去过，可都是被赶出来了。”

“那你没再去找过这家吗？”老太太提高了音量，指着教堂旁的一个小屋子里说：“你到这家去试试吧。这儿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家的门永远为人们敞开着！”



永远敞开的门

老太太说的没有错，这正是米里哀主教的家。

时候不早了，米里哀主教还在房间对着膝盖上的一本书抄写着什么。一阵忙碌过后，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老佣人马格洛太太一边摆着仅有的六个银碟子，一边说着今天下午她探听到的那件可怕的事情。

“下午来了个劳改被释放的人，想住在旅馆里，但给人认出来了，现在还没有人敢收留他。听说他是一脸的凶相，非常的吓人。”带着点夸张，马格洛绘声绘色地对米里哀的妹妹巴迪斯丁讲起了这件事，她不禁提出了她的担心，“镇里的人都怕他今晚闹出什么事情来，而我们家的门又没安锁，如果他闯进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是装上一把锁吧。”巴迪斯丁不禁动了一点心。

可是当她把这件事告诉米里哀的时候，主教微微地笑了一下，不以为然。

正在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马格洛和巴迪斯丁不禁把心提到了嗓门。

“不会是那个劳改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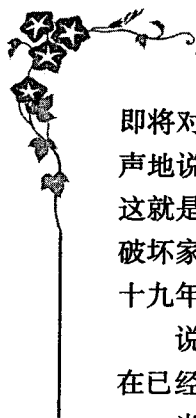
“请进。”米里哀却不慌不忙地叫了一声。

门开了，进来一个衣裳褴褛的中年男人，他一脸倦态，摇摇欲坠地站在那里，门也在开着。他的面孔在忽明忽暗的炉光下，活生生地像一个幽灵，显得阴森森的。

他就是那个外地人冉阿让，一个刚被释放的劳改犯。

马格洛老太太吓坏了，她噤若寒蝉，不停地在那颤抖。

看着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冉阿让以为这扇永远敞开的门也



即将对他关闭，不禁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黄色的证件，大声地说：“对，我就是那个刚被释放的犯人，坐过十九年的牢。这就是我的黄色通行证，这该死的东西上写着‘冉阿让，因为破坏家屋行窃判刑五年，前后越狱四次，又判刑十四年，合计十九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你们都清楚了吧。”

说到这，他咬了咬嘴唇，“我花了四天从土伦赶到这里，现在已经累极了，饿坏了。”

米里哀主教认真地听完他说的话，看了看他，掉回头对马格洛太太说：

“你去再准备一份晚餐吧。”

外地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没听错吧，我可是一个危险人啊！”

米里哀主教似乎没听到外地人的话，又吩咐道：“马格洛太太，这位客人今晚就住在这里，请在客房的睡床铺上白被子。”

主教关上了门，邀请外地人到炉旁边坐下。外地人这才相信了米里哀的真诚，他那张布满阴霾的脸顿时显露出一丝笑容。

“您真的不赶我走？真的让我住下？真的让我吃饭？天，您真是一位仁慈的人！”

“这没什么，”米里哀平静地说，“这是一个神父的职责嘛。”

外地人这才发现米里哀戴着圆帽子，他刚才居然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可是米里哀主教却发现当他对外地人称呼“您”时，旅客便会流露出一种很愉悦的表情。

晚餐端上来了，放在了火炉边，米里哀问道：“您觉得冷吗？”

“不，现在感觉好多了，十分感谢”外地人一脸感激。

“这盏油灯，光线不够。”米里哀主教好像想到一些什么事情。

马格洛老太太早已熟悉了主教的习惯，她立刻从主教的睡



房中端来了主人那对心爱的银烛台，放在了桌子上面。

简陋的屋子顿时显得十分的明亮，望着那对闪闪发光的银烛台，外地人若有所思地说：“您真是个大好人，神父。我可是一个刚被释放的人，可是您不但没有赶我走，还给我饭吃，给我床睡。”

“用不着告诉我这么多，我的兄弟。这不是我自己的家，这是主的家，只要谁有困难，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的。医师家里的门是不应该上锁的，神父家的门何尝不是如此呢？”

“您称呼我什么，我的兄弟？”

“对，我们都是主的儿子。”主教看着旅客，平静地答道，“您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

听到这话，外地人惊呆了，阴云涌上了他的脸庞。是的，他吃了很多的苦，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里，他的童年生活什么快乐也没有，总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着。父亲死后，他的姐姐收养了他。日子刚刚好了起来，不幸的是姐夫死了，姐姐一家人的生存重担便全部都落在他的头上。好不容易，他找了一份修剪树枝的活计，又兼了许多零活，但是他没日没夜地卖命，那点微薄的工资也无法维持家人的温饱。

那一年冬天，他丢掉了工作。全家顿时失去了生计，他姐姐的七个孩子几天没吃到一点东西了。无可奈何之下，他狠下了心，打破了面包铺的玻璃，偷了一块面包。但仅仅是为了这一块面包， he 被抓了起来，以“破坏家屋行窃”的罪名蹲了五年的监狱。狱中的生活可真不是人所能受得了的，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发馊的面包，可是监狱中的活又重，报酬又少。在监狱中干了十九年，他才存了一百零九法郎。为此，他逃走了四次，但都被他们给抓了回去。

想到这里外地人不禁握紧了拳头，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着外地人起伏的胸膛，米里哀主教同情地说：“可怜的

悲惨世界

人，请听我说！您是一个从悲惨世界中走出来的人，您能忍受这一切痛苦，所以主一定会为您伸出温暖的双手的。”

这个时候，马格洛老太太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主教向往昔一样做完祷告，像每个好客的主人一样，亲自为每个人分汤。食物并不丰盛，但相当的精致：一盘肥肉，一些羊肉、乳酪和大麦做的面包，一碗热腾腾的汤，另外还有一瓶陈年佳酒。

一顿美妙的晚餐很快地过去了。米里哀主教和他的妹妹道完晚安后，从桌子上面拿起了一个烛台，并把另一个交给了外地人，把他带到了客房。那儿早已安放好了一张洁白的床，“好了，您就在这里睡吧，晚安。”

外地人实在太困倦了，连那洁白的床单也没有享用，就吹灭了蜡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刻便睡着了。几分钟以后，小屋子里的一切全都变得十分的宁静。